

汉语发展史丛书

漢語文字學史

黃德寬
陳秉新

著



汉语发展史丛书

黄德宽 著
陈秉新

漢語文字學史



111111/07

汉语文字学史

黄德宽 陈秉新 著

*

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照排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5 字数 310,000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2,500

ISBN 7-5336-0729-5/G·1194

定 价: 6.00 元

序

姚孝遂

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,都必须了解其整个的发展过程。只有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,积累经验,吸取教训,撷取精华,剔除糟粕,才有可能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,不断地有所创新,促进本学科的发展。

关于汉语史的研究,文字学史的研究应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。戴东原曾经深刻地指出:“经之至者道也。所以明道者辞也;所以明辞者字也。必由字以通其辞,由辞以通其道。”我们研究古代汉语,是通过历代的有关文字记载来进行的。离开了文字形体的研究,就不可能从事古代语言的研究。尤其是汉字形体结构的复杂性,以及其发展变化的复杂性,更加使得汉语文字学在整个汉语语言学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。

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,传统的中国文字学是以研究文字形体的发生、发展、演化为主导,而同时又非常紧密地联系到音韵学、训诂学、词汇学等各个方面,形成一个完整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体系。然而,在目前的汉语史研究工作中,汉语文字学史的研究,却成为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,这种状况,应该加以改变。

汉语文字的历史,我们可以上溯到六千年前的半坡文化时期。然而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,或者说,一种能完全胜任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,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,还只能是三千多年前

小屯文化的甲骨文字。应该承认，象小屯殷墟甲骨文字这样成熟而完整的文字体系，不可能是突然地在一夕之间自天而降的。它必然经历了一段长期发展变化过程。虽然目前我们已发现在小屯文化之前的一些零星的所谓“古陶文”资料，以及商代晚期青铜器上的所谓“图形文字”，但这些都只是孤立的文字符号，还不能具有完全胜任记录语言的功能，它尚处于文字前期的不成熟阶段。

从殷商的甲骨文直至今天的通行汉字，其形体结构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之中。与此同时，人们为了阅读古代典籍文献的需要，也一直在对这些发展变化的文字形体进行辨识和释读的研究工作。历代的史官，就是职掌这项研究工作的专职人员。

传说周宣王时太史籀作“史籀篇”，书已亡佚，难以稽考。这和黄帝之史仓颉始作书契一样，只能是一种传说。春秋时期楚国的左史倚相，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等古代典籍。孔子整理六经，也应该是在精通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。

能够辨识、释读古代典籍中的古代文字形体，需要对这些文字形体进行研究和掌握，仅仅这样，还不能称之为文字学。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应该是对其研究的对象，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规律性认识，形成其自身的理论体系。汉语文字学的理论体系究竟在什么时候具备的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。

《周礼》保氏教国子以六艺，“六艺”之一有“六书”。根据郑众的解释，“六书”即“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”。这种解释缺乏根据，是值得怀疑的。任何理论体系的建立，都只能是在全面、深入地研究客观实际，并总结对这些客观实际内在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。不仅是西周，即使是春秋、战国时期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，在当时曾经对文字形体进行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，因而也就没有形成有关理论体系的可能。

西汉初年，革秦之弊，废藏书之禁，民间藏书得重见天日。尤其

是孔子壁中书的被发现,极大地丰富了可供研究的资料。加上当时推崇学术,广立博士之官,有力地促进了有关研究工作的开展。孔安国、张敞、扬雄、司马相如等著名学者,都应该是这项研究工作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。值得特别加以提到的是:刘向、刘歆父子,校中秘藏书,花费了毕生的精力。他们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广泛而精深的成就。可惜的是,流传到现在的,仅有《别录》和《七略》可以算是专门的学术著作。但是,大量的先秦典籍,是经过他们的整理和校定,才得以保存和流传的。在他们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的工作过程中,必然曾经对不同时期的文字形体的发展变化过程,作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,否则,他们将无法整理和校定如此大量的古代典籍。当然,这仅仅是一种推论。可是我个人深信,这种推论是合理的,是符合客观实际的。从班固和贾逵等都与刘歆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渊源这一点,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证明。

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有关“六书”的具体名称,是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罗列的“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”。这和上面所提到的郑众所注《周礼》大同小异,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本之于刘歆的《七略》,而郑众的父亲郑兴乃是刘歆的弟子。这些现象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。

进一步来看,许慎是贾逵的弟子,而贾逵的父亲贾徽也是刘歆的弟子。古代学术讲究师承,均有其渊源关系,然则问题就非常清楚,所有关于“六书”的说法,都是一个来源,都可以上溯到刘歆。

现在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、利用“六书”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文字形体的专门著作是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。这部书博采通人,保存了大量的前期有关文字的研究成果,由于有了《说文解字》这部书,使我们得以了解早期文字学的系统而完整的科学体系。我们必须承认,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,在汉语文字学史上具有无比的权威性,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,一直被奉为经典,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。

毋庸置疑,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在汉语文字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,迄今为止,还没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与之相比拟。但是,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,永远不会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。任何一门学科,都会继续不断地向前发展,永远不会终结。否则,这门学科将失去其应有的生命力。

长时期以来,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在汉语文字学的研究工作中,一直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。其所有的见解和结论,全都作为进行有关论证的依据和出发点。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,然而却普遍地认为理所当然。直至目前为止,这种状况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。

任何事物总不会是那么完全一致的,任何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如此。在汉语文字学史的发展过程中,曾经有人对“六书”的理论和某些文字的解释提出了与许慎不同的见解。其中比较突出的有:唐代的李阳冰,他曾经对《说文解字》中有关文字形体的解释提出过很多疑义。他的许多见解保存在徐锴的《说文系传》的《祛妄篇》中。李阳冰的最大特点在于:从文字形体的客观实际出发,敢于向传统的权威结论提出挑战。现在看起来,其中有很多疑义是有根据的,有很多新义是值得肯定的。宋代郑樵在“六书”理论方面有所突破,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,力图超越传统思想的樊篱。其早期的著作《象类》现已不可得见。可以肯定的是,《象类》的内容已包括在《通志·六书略》之中。郑樵的文字学理论,现在看起来,不免有些幼稚,然而却是新颖而独到的。任何新生的事物,在其发生的阶段,都不可避免地显得有些幼稚,这是情理之常,丝毫不足为怪。令人遗憾的是,郑樵所需要研究和整理的范围过于广博,他没有能够在文字学方面作进一步的探讨,从而使他的文字学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。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,郑樵关于文字形体结构的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见解,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,

这既是长时期以来传统思想束缚的结果，也是失去一个突破传统思想大好良机的原因。

宋代金石学的兴起，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文字学的新资料，同时也为人们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可能。但是，由于人们对这些新的资料研究得不够深入和系统，因而成就非常有限。

元代戴侗作《六书故》，周伯琦作《说文字源》、《六书正讹》，都曾利用新的文字资料，纠正了许多传统的错误见解。然而他们却因此受到了非议，被认为是离经叛道，遭到排斥。同时，他们也未能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新的理论体系。

清代汉学复兴，考据之学盛极一时。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钱大昕等以其广博的学识和坚实的基础，将文字、声韵、训诂之学推向一个新的顶峰，而其基础和先导就是文字学。可惜的是，这些学者都没有能够利用新的文字资料，甚至都对新的文字资料抱着漠视以至怀疑的态度。这样就不仅使他们的成就受到很大的局限，同时也使得他们陷入传统思想的窠臼而不能自拔。他们只不过是對传统的认识加以维护和丰富，而未能加以突破和发展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乾嘉以后的学者如王筠和徐灏等，能够利用一些新的文字资料，具有独到的见解，富有新意，给人以启迪。任何学科的发展，都需要有新资料的补充，并开拓新的领域。汉语文字学也不能例外。地下文字资料的不断大量出土，这些都是许慎所未及能见的。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认识，而且也不能不对旧有的说解提出挑战。自李阳冰、郑樵开始，就曾经利用了这些新的资料，尽管是十分有限的。到了清代末叶，吴大澂、孙诒让等，更是对新的文字资料作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，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。尤其是殷墟甲骨文字的出土，为汉语文字学的发展，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。

在新的事物面前，人们往往抱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。一种是采取积极的态度，给予足够的重视，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探索。另一种则是采取漠视和怀疑的消极态度，加以拒绝和排斥。

例如，在语言、文字方面有着卓越成就和巨大贡献的学者章太炎和黄季刚，就对于《说文解字》所未载的商周文字抱着怀疑的轻蔑的态度，断然否认其真实性而加以摒弃。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们的成就。如果说，乾嘉时期的那些大师们未能认识到这一点还情有可原，到了二十世纪仍然如此固执，则只能是一种偏见了。章太炎到了晚年，开始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认识上的错误，但已悔之晚矣。

二十世纪兴起的中国古文字学，实际上就是汉语文字学的深入和发展。由于古文字学跨越了语言学的领域，与历史学、考古学等紧密地发生了联系，形成了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，由此似乎导致了一种不应有的倾向：汉语文字学轻易地放弃了殷商两周古文字这一领域，不能深入加以涉及。甚至许多有关文字学的著作，还是以《说文解字》为依据，来谈论文字的本形、本音和本义。

汉语文字学的研究对象，应该是全部已经掌握的汉字形体。商周古文字不应该是古文字学的禁脔。不同的学科可以在研究的手段、方法、方向、重点上有所不同，但是，这并不能排斥不同的学科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。我个人认为，汉语文字学不应满足于简单地利用一点点古文字资料，而必须象对待其它文字形体一样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所有古文字形体的发生、发展和变化规律，从而在理论性的认识上有一个新的突破。

本书著者多年来在文字学和古文字学方面潜心钻研，并且经过严格而系统的锻炼，其所论述，多有创获。《汉语文字学史》一书，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代文字学的研究发展过程，并表达了著者在这方面的独到见解。这对于当前和今后汉语文字学研究工作的进

一步开展,将是有所裨益的。在《汉语文字学史》行将出版之际,不揣鄙陋,略陈管见,就正方家。

一九八八年除夕识于长春。

引言

汉语文字学萌芽于周秦，创立于两汉，经历代的发展、完善，逐渐成为中国传统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分支。作为中国传统语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的汉语文字学，其历史悠久，著作宏富，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，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。作为现代语言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汉语文字学，它今天仍有其生命力，并面临着科学技术现代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全新课题。因而，反省汉语文字学的历史，总结这门学科发展的规律，对继承文化传统，推进文字学研究，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。

我们认为汉语文字学的发展历史，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时期：创立时期（周秦——两汉）、消沉时期（魏晋——元明）、振兴时期（清代）、拓展时期（近代以来）。文字学的创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孕育过程，周秦典籍中存留的汉字分析、《周礼》所说的“六书”以及“苍颉作书”的传说和“书同文”的记载，都是汉语文字学萌芽时期的产物，《史籀篇》、《苍颉篇》等早期字书出现，更能显示这棵幼芽的破土欲出之势。汉代文化的复兴和经学的兴起，则为汉语文字学的创立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，文字训诂之学随着文化经典的整理和经学今古文的论争，获得了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机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产生了《说文解

字》这部文字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巨著，它的出现表明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创立。魏晋至元明的文字学，主要是因沿两汉学者开辟的研究途径缓慢推进。这一时期编纂出的各类不同的字书，受到《说文》的明显启发，甚至直接摹仿《说文》。字书的发展及其反映的水准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字学研究和发展水平，是文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除承袭《说文》出现了李阳冰、徐铉、徐锴等《说文》学者外，唐代的字样之学、宋代的金石学和宋元的“六书”研究，也给这一时期的文字学带来某些突破，但是，从总体上看，并未能根本改变文字学研究的消沉局面。清代是文字学的振兴时期，《说文》学经长期的发展到清代盛极一时，产生了以段、桂、王、朱等四大家为代表的一大批《说文》学者，以《说文》为主体的传统文字学发展到巅峰。宋代开创的“金石学”，经元明的消沉，到清代也得以复兴。晚清孙诒让、吴大澂等人的金文研究，突破了《说文》学的藩篱，使古文字学最终从金石学中分立出来，成为文字学的分支。近代汉语文字学跨入拓展时期，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，为古文字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。本世纪以来，各种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出土，开拓了古文字学研究的领域，甲骨文、金文、战国文字及秦系文字的研究相继兴起，形成古文字学研究的几个重要分支。古文字学的进展是近代以来汉语文字学最重要的成就。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，推动了近代汉语文字学理论的探索和体系的建构。清末以来规模盛大、历时漫长的汉字改革运动，是文字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，对现行汉字体系的整理和研究，是汉字改革运动带来的文字学研究的重大转变。近代以来的汉语文字学，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大的开拓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它获得了多方面的进展。

本书以这四个大的历史时期为经，分为四编，勾画出汉语

文字学两千余年发展演进的总体脉络。在每编之始，先简略介绍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，再以文字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为纬，展现不同时代汉语文字学的具体面貌。近代以来的汉语文字学则是我们阐述的重点。

汉语文字学与音韵学、训诂学有着密切关系。汉字是一种自源的文字体系，与汉语的关系密不可分。在传统小学中，文字学与音韵学、训诂学既鼎足而立，又相互渗透，便是这种密切关系的反映。文字学研究，离不开音韵、训诂，王念孙为《说文解字注》作序时曾说：“《说文》之为书，以文字而兼声音、训诂者也。”历代治文字学者莫不兼治音韵、训诂之学。音韵学、训诂学的发展推动了文字学研究的不断深入，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又促进音韵学、训诂学的不断发展。清代学者在小学方面之所以成就卓著，就在于研究过程中能将三者密切结合起来。由于汉字与汉语这种密切关系，传统文字学与语言学的界限，分得并非十分清楚。近代以后的文字学者在提倡形音义综合研究时，仍存在将文字学、音韵学和训诂学三门兼收并蓄的现象。

汉语文字学是一门富有突出的民族特色的学科。汉字体系是世界上来源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，几千年来沿续不断，未有发生根本的改变。汉语文字学以汉字为研究对象，它深植于民族语言文字的沃土之中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门学科。地下出土和传世的历代文字资料，异常丰富生动地展现出汉字不同时代的形态风貌，为汉语文字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汉语文字学基本理论、方法的形成，是历代语言文字学者长期摸索和积累的结果，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，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。

汉语文字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。古代典籍的整理、

研究和经学的沿革发展,与文字学的发展始终休戚相关。传统文字学依附经学,“明经致用”,注重文字个体形音义的阐释,致力于本字本义的推求,都与讲求实用有一定关系。直到近代以后,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,真正进入到开拓研究领域、进行理论体系建设的新时期。即便如此,理论的研究仍是文字学的薄弱环节。当代的汉语文字学既要发扬其讲求实用的优良传统,以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,又要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,以便在前人的基础上将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,推向一个新的、更高的发展阶段。

目 录

序	(1—7)
引言	(1—4)
第一编 文字学的创立时期(周秦——两汉)	(1)
第一章 文字学的萌芽	(3)
一 周秦的汉字分析与《周礼》“六书”	(4)
二 苍颉作书——汉字起源的传说和猜想	(6)
三 汉字的早期整理——书同文	(8)
四 文字书的雏形——《苍颉篇》及其他	(11)
第二章 文字学的创立	(17)
一 文字学创立的历史文化原因	(17)
二 汉代文字学概况	(20)
三 许慎与《说文解字》	(23)
第二编 文字学的消沉时期(魏晋——元明)	(47)
第三章 从《说文》到字书的编纂(上)	(50)
一 祖述《说文》之字书	(51)
第四章 从《说文》到字书的编纂(下)	(78)
二 辨正文字之字书	(78)
三 古文字书	(93)
第五章《说文》的传承和突破	(103)
一 李阳冰与《说文》	(103)

二	二徐对《说文》的校定与研究·····	(108)
三	《字说》与“右文说”·····	(114)
四	郑樵等人的“六书”研究·····	(118)
五	宋代的金石学·····	(124)
第三编 文字学的振兴时期(清代) ·····		(133)
第六章 清代的《说文》学 ·····		(135)
一	清代《说文》研究之概况·····	(135)
二	《说文》学四大家之比较与评价·····	(136)
	(一) 段玉裁的《说文》研究·····	(137)
	(二) 桂馥的《说文》研究·····	(143)
	(三) 王筠的《说文》研究·····	(144)
	(四) 朱骏声的《说文》研究·····	(148)
三	“六书”理论的进展·····	(151)
	(一)指事·····	(152)
	(二)象形·····	(153)
	(三)形声·····	(154)
	(四)会意·····	(154)
	(五)转注·····	(155)
	(六)假借·····	(157)
四	字原的探究·····	(159)
五	清代《说文》学在文字学史上的地位·····	(162)
第七章 金石学的复兴和古文字学的分立 ·····		(165)
一	金石学与古文字学之关系·····	(165)
二	清代金石学发展概况·····	(166)
三	吴大澂、孙诒让诸家对古文字学的贡献 ·····	(169)
	(一)方浚益的金文研究·····	(172)
	(二)吴大澂的金文研究·····	(173)

(三)孙诒让的金文研究·····	(175)
(四)刘心源的金文研究·····	(178)
四 古文字学的分立及其意义·····	(179)
第四编 文字学的拓展时期(近代以来) ·····	(184)
第八章 科学古文字学的建立 ·····	(186)
一 科学古文字学发展的三个阶段·····	(186)
二 罗振玉、王国维的创始之功·····	(187)
三 唐兰、于省吾奠定了科学古文字学的基础·····	(192)
第九章 甲骨文研究 ·····	(206)
一 甲骨文的发现与著录·····	(206)
二 甲骨文研究概况·····	(212)
(一)草创时期·····	(212)
(二)奠基时期·····	(214)
(三)发展时期·····	(217)
三 甲骨文研究在文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·····	(236)
第十章 金文研究 ·····	(240)
一 近七十年来金文的整理和研究概况·····	(240)
二 文字考释方面的成果·····	(245)
三 其他研究成果·····	(250)
(一)青铜器的断代研究·····	(250)
(二)关于氏族标志文字的研究·····	(252)
(三)铜器铭文数占研究·····	(254)
(四)金文字典和著录索引·····	(255)
四 金文研究的趋势·····	(258)
第十一章 战国文字研究 ·····	(263)
一 战国文字研究略说·····	(263)
二 战国文字的发现和整理·····	(266)